

历代宫门秘史

歷代宮闈秘史



歷代宮闈祕史 卷三

隋朝二

崔妃進毒

秦王俊。幼仁慈。喜佛教。及爲并州總管。奢侈好內。其妃崔氏。弘度之女也。性好嫉妬。因俊好內。故於瓜中置毒。進之。俊因得疾。徵還免官。廢妃賜死。楊素諫曰。秦王之過。不至此。願陛下詳之。帝曰。若如公意。何不別制天子兒律。周公尙誅管蔡。況我不及周公。安敢虧法。卒不許。久之。俊疾不能起。遣使奉表陳謝。帝謂其使者曰。我戮力創業。作訓垂範。汝爲我子而欲敗之。我何以責人。俊疾益篤。遂卒。帝哭之數聲而已。

貓鬼作祟

翼。何計出高牆。性命誠所重。棄割良可傷。懸帛朱棟上。肝腸如沸湯。引頸又自惜。有若絲牽腸。毅然就死地。從此歸冥鄉。

帝見其詩。反覆傷感。帝往視其尸曰。此已死顏色。猶美如桃花。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。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。汝何故獨棄此人也。乃令廷輔就獄。賜自盡。厚禮葬侯夫人。帝日誦詩。酷好其文。乃令樂府歌之。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。大業八年。方士進大丹。帝服之。蕩思愈不可制。日夕御女數十人。入夏。帝煩躁。日引飲幾百杯。而渴不止。醫丞莫君錫上奏曰。帝心脈煩盛。眞元太虛。多飲卽大疾生也。因進劑治之。仍乞置冰盤于前。俾帝日夕朝望之。亦治煩躁之一術也。自茲諸院美人。各市冰爲盤。以望行幸。京師冰爲之踴貴。藏冰之家。皆獲千金。大業九年。帝將再幸江都。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。

河南楊花謝。河北李花榮。楊花飛去落何處。李花結果自然成。

二張之誅也。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：「二凶雖誅，產祿猶在，去草不除根，終當復生。」二人曰：「大事已定，彼猶砧上肉耳。」夫何能爲？季昶歎曰：「吾不知死所矣。」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：「武三思尚存，公輩終無葬地。若不早圖，噬臍不及。」至是，上以三思爲司空，同三品。上之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。上官儀女婉兒者，沒入掖庭，辯慧能文，明習吏事，武氏愛之。及上卽位，使掌制命，益委任之，拜爲婕妤。三思通焉，故婉兒黨於武氏。又荐三思於韋后。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，數微服幸其第。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。上使后與三思、雙陸，而自爲點籌。三思遂與后通，由是武氏之勢復振。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，曰：「革命之際，宗室誅夷略盡。今陛下反正，武氏濫官僭爵，安堵如故，豈遠近所望耶？上不聽。柬之等或撫牀歎憤，或彈指出血，曰：『主上昔爲英王時，稱勇烈，吾所以不誅諸武者，欲使上自誅之，以張天子之威耳。今反如此，事勢已去，知復奈。」

歷代宮闈祕史 卷三

隋朝二

崔妃進毒

秦王俊。幼仁慈。喜佛教。及爲并州總管。奢侈好內。其妃崔氏。弘度之女也。性好嫉妬。因俊好內。故於瓜中置毒。進之。俊因得疾。徵還免官。廢妃賜死。楊素諫曰。秦王之過。不至此。願陛下詳之。帝曰。若如公意。何不別制天子兒律。周公尙誅管蔡。況我不及周公。安敢虧法。卒不許。久之。俊疾不能起。遣使奉表陳謝。帝謂其使者曰。我戮力創業。作訓垂範。汝爲我子而欲敗之。我何以責人。俊疾益篤。遂卒。帝哭之數聲而已。

貓鬼作祟

獨孤后之弟延州刺史隋。有婢事貓鬼。能使之殺人。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。醫皆曰。貓鬼疾也。上意隋所爲。令高穎等雜治之。具得其實。詔隋夫婦皆賜死。后爲之請曰。隋若蠱政害民者。妾不敢言。今爲妾身。敢請其命。隋弟亦詣闕求哀。於是免隋死。詔自今有犯者。投四裔。

愛妾生男

獨孤后性妬忌。後宮莫敢進御。尉遲迴女孫沒宮中。得幸。后陰殺之。帝大怒。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。高穎楊素等追及。扣馬苦諫。帝告之故。穎曰。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。帝意解。還宮。后流涕拜謝。穎素等和解之。因置酒極歡。先是后以穎父客甚親禮之。至是穎謂已爲一婦人。遂銜之。時太子勇失愛。帝潛有廢立之志。從容謂穎曰。有神告晉王妃。言王必有天下。若之何。穎曰。長幼有序。其可廢乎。后知穎不可奪。陰欲去之。會帝令選東宮衛士。入上臺。穎奏曰。若盡

取彈者恐東宮宿衛太劣。帝作色曰。太子左右何須壯士。我熟見前代。公不須仍踵舊風。潁子表仁。取太子女。故帝以此言防之。潁夫人卒。后請爲之娶。帝告之。潁謝曰。臣今已老。退朝唯齋居。讀佛經而已。納室非所願也。帝乃止。旣而愛妾生男。帝聞之喜。后不悅曰。陛下尙復信高潁耶。始陛下欲爲潁娶。而潁心存愛妾。面欺陛下。今其詐已見矣。帝由是疏潁。

廢嫡慘劇

太子勇。素性寬厚。率意無矯飾。帝素節儉。而勇服用侈靡。嘗飾蜀鎧。帝見而不悅。戒之曰。自古帝王。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。汝當以節儉爲先。乃能奉承宗廟。後遇冬至。百官皆詣勇。勇張樂受賀。帝不悅。下詔停之。自是恩寵始衰。勇多內寵。昭訓雲氏尤幸。其妃元氏無寵。遇疾而薨。獨孤后意其有他。深以責勇。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。生長寧王儼。及平原王裕。安成王筠。諸姬子又數人。后彌

不平。遣人伺求勇過。晉王廣知之。彌自矯飾。後庭有子皆不育。后由是數稱廣賢。大臣用事者。廣皆傾心與交。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。廣必與蕭后厚禮之。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。帝與后嘗幸其第。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。唯留老醜者。衣以縵綵。給事左右。屏障改用縑素。故絕樂器之絃。不令拂去塵埃。帝見之喜。由是帝與后愛廣。特異諸子。廣自揚州入朝將還。入宮辭后。伏地流涕曰。臣性識愚下。不知何罪。失愛東宮。恆畜盛怒。欲加鳩毒。后忿然曰。覷地伐誠。不可教矣。我爲之娶元氏女。竟不以夫婦禮待之。專寵阿雲。使有如許豚犬。前新婦遇毒而死。我亦不能窮治。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。我在尙爾。我死後當魚肉汝乎。每思東宮。竟無正嫡。至尊千秋萬歲之後。遣汝等兄弟。向阿雲兒前。再拜問訊。此是幾許痛苦耶。廣又拜。嗚咽不能止。后亦悲不自勝。自後。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。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。述曰。廢立大事。未易謀也。能移主上意者。唯

楊素耳。素所與謀者。唯其弟約。述雅知約。請朝京師。與約圖之。廣大悅。多齎金寶。資述入關。約時爲大理少卿。述請約與飲博。陽不勝。以所齎金寶盡輸之。因說之曰。此晉王之賜。令述與公爲歡樂耳。約驚問故。述因道廣意。且謂之曰。公兄弟當塗用事有年矣。彼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。可勝數哉。又儲后以所欲不行。每切齒於執政。主上一旦棄羣臣。公亦何以取庇哉。今太子失愛於皇后。主上素有廢黜之心。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。誠能因此時建大功。王必永銘骨髓。斯則去累卵之危。成泰山之安矣。約然之。遂白素。素聞之大喜。後素入侍宴。微稱晉王孝悌恭儉。有類至尊。后泣曰。公言是也。阿廢（廣小字）大孝。愛覲地。伐常欲潛殺之。素因盛言太子不才。后遂遺素金。使贊帝廢立。帝使素觀勇所爲。素至東官還。言勇怨望。恐有他變。帝益疑之。后又遣人伺覲東宮。纖芥事皆聞奏。因加誣飾。以成其罪。廣又令段達私貽東宮幸臣姬威。令伺太子動靜。

密告楊素。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。段達因脅威告之。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。付所司訊鞫。命楊素陳東宮事狀。以告近臣。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。廢立大事。詔旨若行。後悔無及。讒言罔極。唯陛下察之。帝不應。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。威對曰。嘗命師姥卜吉凶。語臣云。至尊忌在十八年。此期促矣。帝泣然曰。誰非父母生。乃至於此。於是禁勇及諸子黨。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。居數日。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。勇以書語之。題云。勿令人見。帝乃執旻。十月。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。集百官諸親。引勇及諸子。列於殿庭。宣治廢勇及其男女。並爲庶人。勇再拜泣下。舞蹈而去。左右莫不閔默。遂詔元旻。唐令則。鄒文騰等。誅戮有差。移勇於內史省。賞楊素物三千段。

不平之鳴

初。勇之在東宮也。嘗宴宮臣。唐令則自彈琵琶。歌武媚娘。洗馬李綱起白勇曰。

令則身爲公卿。職當調護。乃于大庭廣衆之間。自比倡優。進淫聲。穢視聽。事若上聞。豈不爲殿下之累耶。臣請速治其罪。勇曰。我欲快樂耳。干卿底事。君勿多言。綱遂趣出。至是帝召東宮屬切責之。皆惶懼無敢對者。綱獨曰。廢立大事也。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。而莫敢發言。臣何敢畏死。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。太子性本中人。可與爲善。可與爲惡。嚮使陛下擇正人輔之。足以嗣守鴻基。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。鄒文騰爲家令。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。安得不至于耶。此乃陛下之過。非太子之罪也。因伏地流涕鳴咽。帝慘然良久曰。李綱責我。非爲無理。然我擇汝爲宮臣。而勇不親任。雖更得正人何益哉。綱對曰。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。良由姦臣在側故也。陛下但斬令則文騰。更選賢才以輔太子。安見臣之終見疎棄也。自古國家廢立冢嫡。鮮不傾危。願陛下深留聖意。無貽後悔。帝不悅。罷朝。終不納。十一月立晉王廣爲太子。是日天下地震。

未卜先知

蕭吉字文休。梁長沙王懿之孫也。精擇地之術。帝令吉爲皇后擇葬地。得吉處云。卜年三千。卜世二百。帝曰。吉凶由人。不在於地。然竟從吉言。吉退告人曰。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。公前稱我當爲太子。竟有其驗。今卜山陵。令我早立。當以富貴相報。吉語之曰。後四載太子御天下。然太子得政。隋必亡矣。吾前給云三千者三十也。二百者二傳也。汝其識之。

子弑其父

帝於四月不豫。至七月疾甚。僕射楊素。兵部尙書柳述。黃門侍郎元巖。皆入閣侍疾。召太子入居殿中。太子慮帝有不諱。須預防。擬手自爲書。封出問素。素條錄事狀以報。宮人誤送帝所。帝覽而大悲。帝所寵宣華陳夫人。旦出更衣。爲太子所偏。拒之得免。上怪其神色有異。夫人泣然曰。太子無禮。上恚抵狀曰。畜生

何足付大事。獨孤誤我。乃呼柳述。元巖曰。召我兒。述等將呼太子。上曰。勇也。述巖出閣爲敕書。素聞以白太子。矯詔執述。巖繫獄。追東宮兵帖。上臺宿衛門禁出入。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。令左庶子張衡入殿侍疾。盡遣後宮出就別室。廣卽弑帝。陳夫人聞變。戰慄失色。晡後。太子封小金盒。遣使者賜夫人。夫人以爲鳩毒。懼甚。發之。乃同心結也。夫人悲而却坐。不肯致謝。諸宮人共偪之。乃拜使者。其夜。太子烝焉。

大營園囿

楊帝

煬帝旣卽帝位。卽以快樂爲宗旨。詔楊素營東京。役丁二百萬人。徙洛州郭內居民。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。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。發江嶺之間。奇材異石。輸之洛陽。又求海內嘉木異草。珍禽奇獸。以實苑囿。復令置離宮。造龍舟。帝下詔曰。古者聽采輿頌。謀及庶民。故能審

刑政之得失。今將巡歷淮海。觀省風俗。遂命尙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。開通濟渠。自西苑引穀洛水。達於河。復自板渚引河入汴。引汴入泗。以達於淮。又發民十萬。開刊溝入江。溝廣四十步。傍築御道。樹以柳。自長安至江都。置離宮四十餘所。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。及雜船數萬艘。官吏督役嚴急。役丁死亡者大半。

馬上聽歌

大業元年五月。復築西苑。又名芳華苑。苑周二百里。其內爲海。周十餘里。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。高百餘丈。臺觀宮殿。羅絡山上。海北有渠。縈注海內。緣渠作十六院。門皆臨渠。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。窮極華麗。宮樹凋落。翦綠爲花。葉綴之。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。色渝則易以新者。十六院競以穀核精麗相高。求市恩寵。上好以月夜。從宮女數千。騎遊西苑。作清夜游曲。於馬上奏之。

大鬧龍舟

是年八月。帝幸江都。龍舟四重。高四十五尺。長二百尺。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。中重有百二十房。皆飾以金玉。下重內侍處之。皇后乘翔螭舟。制度差小。別有浮景三重九艘。皆水殿也。餘數千艘。爲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。共用挽士八萬餘人。皆以錦綵爲袍。衛兵所乘。又數千艘。舳艫相接二百餘里。騎兵翊岸而行。所過州縣。五百里內。皆令獻食。多者一州至百饗。恒水陸珍奇。後宮厭飫。將發棄埋之。

鑿毛投地

帝詔牛弘等。議定輿服儀衛制度。以何稠爲大府少卿。使之營造。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。袞冕畫日月星辰。皮弁以漆紗爲之。大抵務爲華盛。以稱上意。課州縣送羽毛。民求捕之。殆無遺類焉。程有高樹踰百尺。上有鶴巢。民欲取

之不可。乃伐其根。鶴恐殺其子。自拔髦毛投於地。時人或稱以爲瑞。

帳裏賦詩

八月。帝車駕發榆林。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。旌旗輜重。千里不絕。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。容數百人。離合爲之下。施輪軸。倏忽推移。又作行城。周二千步。以布衣板樓櫓悉備。諸胡驚以爲神。帝幸啓民廬。帳啓民捧觴上壽。主侯以下。袒割帳前。莫敢仰視。帝大悅。賦詩曰。呼韓頓顙至。屠耆接踵來。何如漢天子。空上單于臺。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。賜予甚厚。帝還至太原。營晉陽宮。遂上太行。開直道九十里。至濟源。幸御史大夫張衡宅。留宴三日。乃還東都。

私通妃姊

初。元德太子卒。次子齊王暕當爲嗣。帝爲妙選僚屬。以柳謩之爲長史。且戒之曰。齊王德業修備。富貴自鍾卿門。設若有不善。罪亦相及。暕寵遇日隆。驕恣不